

只此青绿



物语

雷海红

我所居住的公寓旁边,是一个农家小院。院子里有花有树,一年四季绿意盈窗。树有多种,我认识的只有两种:芒果树和阔叶榕。院子外边有一堵由大理石堆砌的石墙,石墙的外面是一片树林,说小不小,说大不大。树林里树木郁郁葱葱,木麻黄、木棉、凤凰木、桑树恣意生长。林木间的空地被各种野花野草所占领,主要有鬼针草、芦苇和野菊。当然,还有一丛邻居栽种的美人蕉。

邻居家的院子正对着我家的窗口。所以,在家里我只要一抬头,就可看见窗外青绿色的树。即便是在落木萧萧的秋天和万物沉寂的冬天,窗外也不乏绿意。虽然像凤凰木一样的乔木到了冬天会落叶,但木麻黄一类的依然保持青绿。闽南的冬天一点都不冷,所以叶子落得慢。而像榕树这样的树木,一边落叶一边长叶,一年四季都是绿意盎然,生机勃勃。

最靠近窗边的是一棵高大的芒果树,比二层楼还要高。芒果树的树枝离窗户很近,所以如果我愿意,伸出手去就可以够到树枝和树叶,甚至还可能摘一颗芒果。芒果树每年都会结出大量的芒果,并更新一批又一批的新叶。芒果树太高了,芒果成熟的时候邻居摘不着,就在长长的竿子上面绑了一个网兜,然后握住竿子的一头,轻轻一转,成熟的芒果就落兜里去了。即便是这样,树顶上的芒果也是摘不着。那些摘不着的芒果,有的熟了掉在地上,砸出甜蜜的汁水;有的成了小鸟的美食。紧邻芒果树的是两棵榕树。榕树在几年前被主人锯掉,但粗大的树根还在。榕树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树种,于是春天一到,榕树的树桩上就萌发出新芽,到了夏天便变得郁郁葱葱起来。

院子的围墙外边原来有一口水塘,波光涟漪,蛙声四起。不过,水塘在几年前被主人用土填上了,最后变成菜园子。围墙边上种着几棵芭蕉树。芭蕉叶巨大,下雨的时候,雨水落在芭蕉叶上,意境十分优美。园子的外边就是那片树林了。因为要去林子,必须走另一条路,所以我至今都没去过。林子的中间有一座银白色的信号发射塔,像个钢铁巨人,拔地而起,十分壮观。傍晚,夕阳西坠,落在林子的后边,闪闪烁烁。当太阳最终落了下去,树林变成了墨绿色。那片树林是小鸟的家园,不管是春天还是秋天,我总能听到树林里传出的各种鸟鸣。

我来这里的最初几年并不住在这个房间。我以前的房间,外面是一条灰色的水泥公路和一个灰尘漫天的停车场。后来搬到这个房间,邻居家的院子成了我的后花园,而院子外面的树林给我增加了绿色的景致和不绝于耳的鸟鸣。虽然树林中的凤凰木也开花,主人栽种的美人蕉一年四季花事不断,但它带给我的是一个青绿的世界。只此青绿。此时,窗外的凤凰木灼灼地开着,在它周围是更广阔的绿色,像湖水一样将它包围。绿色是生命。绿色无限,生命无限。我为我家的窗外有这样一片小树林而感到庆幸。



心曲

时光的缝隙

范大悦

时间更迭像是上了满弦的钟表指针,日复一日,准确无误;生活琐事像是鼓足了劲的传送带上的物品,一件一件,接踵而至。由此,我悟出了一个“生活真理”,用“开弓没有回头箭”来形容时光,再贴切不过。我不知时光它始于何处,将去向何方,只知它一路向前,马不停蹄。好在身边有那么多的静物,引发许多联想,带我们穿越时光的缝隙,回到过去。

我常常会在我家西屋待上很久,那里有很多我儿时的照片。照片中的我,大多是脸上含笑,如田园牧歌一般。唯独有一张,是咧着嘴、眼角含泪的。妈妈后来跟我说,那天我们一家三口逛商场,准备回家的时候,我赖着不走,非要买玩具;她说家里已经有好多了,不能再买了;我就哭了,怎么哄也不走,爸爸就在旁边用手机抓拍了那张照片。妈妈说我当时还发了“毒誓”,说等长大了,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,再也不用向我们要钱了。可我当时却不知道这个过程需要多久,就扭头问爸爸,他们听了哈哈大笑。

小时候做很多事情都要经过父母的同意,对长大有千万种想法。总想着长大后的自己是自由的,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,可以不再听家长的唠叨,可以赚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转眼间到了儿时羡慕的年纪,却发现长大后的我们并没有成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。儿时的梦想很伟大,可长大后的我们却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平凡。原来,最美好的时光竟然是童年。

西屋的箱子上还有一瓶雪花膏,上海产的,老一辈人都用过。如今打开盖子,还能闻到一股惹人的香气。那是奶奶生前的最爱,就如同我是她的最爱一样。奶奶每天都会坐在镜子前,打扮好一阵子。她会用手指微微点些雪花膏,然后打在脸上,慢慢抹开,再轻轻一擦。美好的一天就是在奶奶的香气中开始的。

奶奶总会给我买各种好吃的,哄我开心,还会带着我到门口的老树下量身高。看着我给我身高做下的记号,一点一点往上长,我知道我又长大了,离我实现自由又近了。想到这些,我就会开心得不得了,然后吵着让她抱,以为她会和我一样高兴,可她却说,这样会把她催老。

多年后的某一天,早晨起床时没有闻到屋子里的香气。奶奶走了,走得很安详,甚至都没打听到我们。她的离去,带走了全家人的欢乐。那瓶原本准备春节时才使用的雪花膏,孤零零地躲在箱子的一个角落里。

奶奶以前总是说,人都会老的。我哭着问她,那要是想她怎么办。她告诉我,生活琐事会让我忙碌起来,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事。所以,生活里那些剪不断,理还乱的杂事,是用来填补时光中的缝隙的。我们也因此才不至于跌落回忆的深渊中无法自拔,才能更好地活在当下,一路前行。



快乐的身影 颜英婷 摄



味道

东石蚵仔煎

倪怡方

前不久的一天,到晋江东石一酒楼用餐。与友人多年未遇,相见甚欢。一番叙旧之后,宾主就座,不一会儿,热气腾腾的饭菜就上桌了。其中一道菜让我眼前一亮,东石蚵仔煎!哈哈,久违了!友人见我欢喜,隆重推荐:“你们泉州也有蚵仔煎,不是我吹牛,要吃它,还是我们东石的‘正港’。”

蚵仔煎的做法其实并不复杂。选取新开出的蚵仔,先洗净过滤掉碎壳、沙土和杂质,加上番薯粉、大蒜或者韭菜、卷心菜,再打上几个鸡蛋,加点瘦肉,用清水拌匀成糊状,热火快炒至两面酥黄,添加点加饭酒,进食时配上甜辣酱、酱油、醋、蒜泥等调料,遂成一道美味佳肴。

在和友人推杯换盏间,一盘蚵仔煎很快就见光。此时此刻,我的思绪飞扬,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里浮现。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我们在内坑果林场上山下乡劳动锻炼。一段时间后,场里决定去东石盐场载运盐土过来改良农场山上的红土地。每天凌晨3点多,场长便会吹哨子叫醒我们一帮小年轻。大家揉着惺忪的眼睛,爬上大型拖拉机后面的拖斗。当时正值冬季,天气寒冷,出发的时候了为取暖,大家脚上盖着麻袋,嘴里吼着当时流行的《知青之歌》:“迎着太阳出,伴着月亮归……”才不一会儿,困意袭来,整个拖拉机后斗慢慢变得鸦雀无声。早上6点多,天刚蒙蒙亮,到了东石盐场。场长一声令下,大家脱了外套,跳下车,你来我往挑起了盐土,不到一个小时就装满了车。这个时候,最让我们开心的是在盐场附近的小伙食店吃上一碗热乎乎的面线糊,再炒上一盘蚵仔煎。大家眼睛发亮,嘴里差点儿流出口水,一下就干光了桌上的食物。那种感觉,好比上了一趟北京似的,幸福感爆棚。唱着《打靶归来》等歌曲,我们如打了胜仗一样回到内坑果林场,那会儿已经是中午时分了。在山上卸完盐土,肚子又开始饿了,不禁又对远在几十公里外的东石产生了向往。那些日子里,我们衣服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。有那道美食的诱惑,大伙的劲头还是十足的,现在回想起来,真是有趣。

2009年,我慕名逛了台南夜市,特意点了一碗猪肝汤、一碟蚵仔煎。前者厚薄适中,味美汤甜,品尝过后让我赞不绝口。只是后者让我大跌眼镜,只见碟中一个煎好的淡黄色鸡蛋饼,上面铺着一叶生菜,三四只小得可怜的蚵仔,怎么也吃不出家乡蚵仔煎的味道。而且记得这碟所谓的蚵仔煎却也要新台币40多元,心里不禁感到诧异,闽台两地语言相通、乡音亲切,这道美食的做法差别居然如此之大。倒是返程路过澎湖岛,在岛上享用了一顿炭烧大蚝,300元的新台币不限量。同行们一脸盆接一盆盆地大快朵颐,方弥补了之前的遗憾。

有比较才有鉴别。青春时光的农场生活,那留在脑海中的东石蚵仔煎,毫不夸张地说,简直堪比王母娘娘宴席上的美食大餐。

告别东石,告别友人,我还是一步三回头,对留在舌尖上的蚵仔煎念念不忘。

一缕风的流浪

潘玉毅

地球存在了46亿年,风就存在了那么久。

风从来不以求稳为目标,故而也不在一个地方久待。从东到西,从南到北,从远古时期到现在,将来,流浪是它的常态。谁也不知道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浪的,只知道地球上还没有出现生物的时候,它就已经开始浪迹天涯了;只知道它开始流浪后,脚步就没有停下来过。

“停歇”二字,从来就不曾在风的词典里出现过。汉语里所谓的“风停”,其实只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。说到底,不过是人感官太过迟钝,没有察觉到它在移动而已。事实上,风无时无刻不在飘拂、起落、追逐。

有意思的是,风在雨天出现和在晴天出现,在南方流浪和在北方流浪,给人的感觉大不一样了。哪怕只是在她前面加一个方位,产生的效果也迥然有异:东风吹着吹着,大地

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,贯穿了李白与高适的命运交集。两个人的性格其实截然不同,李白狂放,高适隐忍。高适对李白还有一点幽怨。影片中高适反问了自己一句:“李白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,是吗?”

常常在一些场合里,特别是当男人们在酒宴上喝到高潮时,有人对我搂抱倾诉:“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我真的是吗?

记得有天夜里我睡不着,天空中也沒星星和月亮可以望一望,于是找人喝了一场酒。一个交往了几年的男人大约是喝高了,熊抱住我的腰说:“这辈子,你是我最好的朋友!”来自深夜里的这股暖流,把我感动透了,一时恨不得把家里银行存折的密码都告诉他。

但这个场景很快让我受伤。在不久后的一次酒席上,这个男人喝了酒后,同样深情款款地抱住另一个男人倾诉衷肠:“你是我最好的朋友!”有时候就陷入迷茫,在我们的交往中,真的有最好的朋友?

有一部加拿大电影,就叫作《最好的朋友》。里面有一个中年男人,他叫弗兰考伊斯,是一个成功的中年古董商人。他对古董的感情,胜过任何人。但他却陷入了友情的荒漠,几乎人人都讨厌这个贪得无厌的人。在一次古董拍卖会上,他竟拍到了一个花瓶。他打算用这个花瓶来收藏一个最好的朋友灵魂。但人们纷纷嘲笑他,你这种人,哪有什么最好的朋友。于是,弗兰考伊斯兜兜转转,去寻找他那最好的朋友。寻找了好大一圈儿,都没有他最好的朋友。于是,他得出一个结论:人与人之间,都是孤独的。但他仍不放弃,最后去寻找他大学时代的同学。

等这个不速之客反复提醒后,大学同学才恍然想起他来。弗兰考伊斯激动不已,他说:“我把这最珍贵的花瓶,准备用来收藏最好朋友的灵魂。”那位大学同学摇摇头说:“你不是我的朋友,你这个傲慢自私冷酷的人,完全以自我为中心。”弗兰考伊斯听了这话,泪流满面地回家。他绝望了,抱起花瓶砸得粉碎。

我结交了一个20多年的朋友,就是朱三哥。有天他对我说:“你是我最信任的朋友!”自从朱三哥把我说成是他最信任的朋友以后,我和他的交往,就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。我总觉得,哪天要是我突然情绪发作,把他告诉我的一些秘密不小心说了出去,我该何如担当这最信任朋友的身份。

在古代,似乎有一对最好的朋友,就是春秋时代的俞伯牙与钟子期。伯牙用古琴演奏高山流水。山色空渺中,子期坐在一旁,相隔流水的距离,闭目倾听,成了伯牙的心灵知己,这就是千古知音的传说。所以说,心有灵犀的朋友,不需要滔滔不绝、声嘶力竭,往往就是一个眼神,或者就是一种电波一样的感应、一种磁场的吸引。但彼此之间的距离,依然隔着流水,隔着海潮。

人与人,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,世上连一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,也就没有两个绝对相同的人。每个人,都是这世界汪洋中的一座个体岛屿。一个人对我说过,他和所有人的交往,最终是为了自己灵魂的需要。但灵魂绝对是独立的,你不要被它有时表现出的软弱妥协和趋炎附势的样子迷惑了。灵魂是离人最远和最近的神秘体,它是不是像一个美国科学家说的那样,有21克重,谁也不知道。

好朋友之间的交往,有时就是沙漠中的泉眼,让孤独的你,看到遥遥山峰上的雪、茫茫大漠中的水。朋友之间,保持自己的独立性,才有生存的空间。我写过一篇文章,叫《恐怖的手机》。就是说一部手机,把一个人的脑电图,把他所有真实的心理活动、潜意识一丝不留地发送到对方大脑子里,那将是非常尴尬的。朋友之间,也没必要一览无遗,说不定那倒是索然无趣的。这世上的一些甘苦冷暖,有时还得由你独自去感受。

所以我认为,朋友之间,在天空,就如茫茫宇宙里的两颗星星,不一定是挨得最近的,只是彼此之间,能够接收到对方发送出的那一缕星光;在大地,就如浩瀚大海中那彼此凝望的岛屿。

就苏醒了;南风吹着吹着,天气就炎热了;西风吹着吹着,草木就金黄了;北风吹着吹着,人间就白茫茫一片了。

毫无疑问,风很神奇,它无色无味,却能将各种颜色送入人眼帘,将各种气味送至人鼻端;它也很重要,自古以来,于农人而言,风调和雨顺一直都是他们最为盼望的事情。如果风不曾流浪,每日周而复始地在同一个地方吹啊吹,想来,于这个地方和其他地方的人而言也不是一件幸事吧——所幸,它不曾如此。

一缕风,它时而在树梢,时而在草尖,时而在海面上,时而在兔子的尾巴处,时而在人的鬓边和衣角上。这便给人一种感觉:风无定处,又好像无处不在。

风吹过秦观种于西窗的竹林,窸窣的声响仿佛是人的脚步声,让他以为是老朋友来造访了;风吹过金灿灿的稻田,稻穗望风低头,农民们喜上眉梢;风吹落苹果,砸在牛顿的脑门上,“万有引力”就这样被发现了……

当然,世上总有喜欢唱反调的人,在对待



画外音

飞,是海的梦想

合一

蓝天下,阳光把翅膀安在海的身上,海浪从此和阿波罗一样,驾着马车翻滚出各式形状,喜悦传递出白色飞翔,奔跑,无数和风起舞的夏日。

有人,听到海从白云长出波光粼粼笑声,昨夜打捞上岸月色,流苏一样海浪,和轻轻拍打拨浪鼓的脚蹼,在海风召唤下起飞,逐浪,赶出了蔚蓝色形状,飞在夏天,飞在长长的海岸线。

海的女儿

徐永良

她们从海的那边赶来,打卡这千万年的海滩,两双赤脚反复诵读,这里落下的每一个故事。

浪花追逐着浪花,小脚随着大脚,两张笑脸诠释着同一个主题。

大海开启了它的美颜相机,与天空拉开了巨大的背景,时光的滤镜一次次抓拍,最后,锁定了到此一游的两张笑靥如花。

大海,母女或蓝调

尹继雄

海边夏日,大海举起波浪的琴键,弹奏天空的音符,海浪无休止复制着天空的蓝调,调阳光下变幻的琴谱,沙滩如一面镜子,被琴声一次次冲洗、擦亮,有那么一瞬,大海用涛声定格了孩子的童年,母亲的笑脸与一首涨潮的童诗一起加入和声。

镜子

罗睿

天空在海里找到白云,在一对母女身上找到浅滩,成了道具,默默举着镜子。

这对涉水未深的母女,欢呼着、雀跃着,在镜子里面,还原出生活的模样。

一帧海边游玩图

蔡燕卿

蓝,晕染海天一线,天空与海面呈现出水平如镜倒影中有一种美学,两个身影动态填满着盛夏的炽热,浪花时不时涌上海滩,没过脚踝,抚摸漫上心头,无数个午后,任凭风怎么吹拂,爱你的人们,一直都在身后。

神奇的海

周分鸿

在大海面前,天空是谦逊的,你看它放下身段,与海融为一体,把星辰给予,并用白云来点缀,风玩起了水,注入生机,让后浪推着前浪,在人面前,海是神奇的,让人以顶天立地的姿势,站立,赋予人智慧、宽广,给人快乐,你看被海浪追逐的身影,脸上洋溢的欢笑,竟比浪花还要灿烂。

镜像

芷茵

是谁触动大海最柔软的心弦,天空为镜,湛蓝的底色,喜悦、欢快的音符在飞翔,层层波浪,一浪高过一浪,将爱推向高潮,给予与接受,得到或失去,相等或互补,反复交替——我们将成为盛开的彼此,你目光所至,我的所有快乐,比如在黑夜来临前,我牵着你的手,漫步黄昏。



吟唱